

第 1 章

反对‘洋媳妇’校长 何宝珍 被开除

湘江，这条湖南人的母亲河，正滚滚北去，站在衡阳码头上的两位少女，格外引人注目。两位少女尽管都穿着普通校服，却丝毫掩盖不住少女焕发出的青春美。

这两位少女都是湖南女三师的学生，一位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何宝珍，另一位是何宝珍的同学吴诗羽。

1902 年 5 月，何宝珍出生在湖南道州城内沈公祠旁的两间破屋里，乳名林英。祖父原名汪久之，今南京市六合县大塘湾村人。十几岁避兵祸到道州城北的桂头村，被一对无儿的老年夫妇收养为子，改姓何，名永贵。老夫妇去世，何永贵迁道县城居住，以酿酒、制弓箭卖维持生活。生三子，次子名瑞蓉，经营小买卖，娶城外丁贞娥为妻，生二女一子。何宝珍最大，6 岁时做家务，带弟妹。时年正好 20 岁。她有一张鹅蛋形漂亮的脸蛋，特别是一双大眼睛格外迷人。留着短发，抿着的嘴显示出她执拗的性格。

吴诗羽比何宝珍小一岁，亦是一头短发，天生丽质。

站在两位少女身后的是两位青年男士，他们是男三师的学生代表董静源和蒋光云。虽说男三师和女三师同属师范学校，校址相隔不远，但由于当时男女不能同校，故各有各的领地。

女三师是湖南三所女子师范之一，创建于 1912 年，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女三师不但师资力量强，而且设备也好，单说图书馆的藏书就有三万多册。学生入校除交一点学杂费外，伙食费全由学校包起来。

女三师的校址在衡阳邹家码荷花坪，学校离湘江和衡城不太远，所以何宝珍她们早早地就来到了码头。

春风习习，江边的柳树已吐出了鹅黄色嫩芽。江中波涛汹涌，此刻何宝珍的心里也犹如这一江水一样，极难平静。

何宝珍全家靠父亲何瑞蓉摆摊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何宝珍为大，下面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因家里困难，以两担谷子换给人家当童养媳。

道县虽说是贫瘠之地，却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曾出过理学界的鼻祖周敦颐，政治家寇准、元结、阳城，书法家何绍基，到何宝珍出生时，道县出了蒋炳勋，蒋炳勋中过举人，也游历过上海、武汉、长沙和广州，回乡后，冲破重重阻力，办起了一所女子学校，何宝珍就是这所女子学校的学生。

由于何宝珍聪颖好学、勤奋勇敢，深受蒋校长的赏识，在蒋校长的资助下，17 岁的何宝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女三师。

在女三师 3 年来，何宝珍不仅学业名列前茅，而且成为

学生骨干 成为湘南‘学联’的干事 在男三师英语老师张秋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了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宝珍加入党组织后，她的活动范围更广了，视野更开阔了，通过学生会的工作，她认识了男三师的黄静源、蒋光云，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夏明翰等，这在何宝珍的思想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早先 她想读完师大 回家当一名老师 从事教育救国 现在她懂得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天空的云彩变幻莫测，突然涌出几朵乌云，站在何宝珍身边的吴诗羽对何宝珍说：“这次请毛先生来学校演讲，我们几个学生，已成了校方的肉中刺。”

何宝珍鼻子哼了一声 短发一扬 恨恨地说：“管他呢，恐怕被学校开除的第一个应该是我，我与这个‘洋媳妇’似乎结下了恩怨，不过，她把我开除了，她自己也决没有好结果，她仗着省主席赵恒锡给她撑腰，能撑得住吗？”

站在身后的蒋光云接上活茬：“你们是说女三师的校长欧阳俊吧，我们也耳有所闻，她克扣学生伙食费和服装费用，生活奢侈腐化，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在美国念了几年洋书，整天涂脂抹粉，从家里到学校只有几步路，还要坐顶轿子……像这样的校长还留着她干啥，把她轰出去！你们女三师先闹，我们男三师声援！”

何宝珍：“你说话算数？”

蒋光云：“当然算数了！”

何宝珍：“好 我们就借毛润之先生讲演的东风 发动全校师生 把这个‘洋媳妇’赶走 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

正说话间 黄静源手向江面一指：“看 来了！”

众人向江面望去，只见江上摇来一只木船，站在船头的是英姿勃勃的毛润之和男三师的外语老师张秋人。毛润之

时年 29 岁 他身着长衫 蓄着长发 年轻潇洒并颇有几分傲物之气，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张秋人看上去比毛润之小几岁，显得白净 文质彬彬 庄重而英俊。

站在何宝珍身边的吴诗羽悄悄议论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吗？看上去像个无政府主义者嘛！”

何宝珍：“别瞎说 你还是看看《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吧，无政府主义者能写出那样地道的文章来？”

说话间船已靠岸，毛润之与张秋人走上码头，蒋光云与黄静源迎了上去，毛润之与他们握手，毛润之与蒋、黄二位本来就熟识，所以握手也只是象征性的，轮到毛润之与何宝珍、吴诗羽握手时，情形就不同了。他面对面前的这两位少女 似曾相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否见过……

他握着吴诗羽的手 问：“你叫什么名字？”

吴诗羽将手抽回道：“润之先生 我是女三师的学生 叫吴诗羽 您编的《湘江评论》我们是每期必读啊！”

毛润之说：“呵 有点印象 你好像给我们投过稿！”说罢 毛润之转向何宝珍 握手说：“这位同学我认不得了 还是自报家门吧！”

何宝珍抽回手 恭敬而又不客气地说道：“对不起 您不认得我，我也未必认识您，您先自报家门吧！”

毛润之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说道：“好嘛 何言女子无英气 敢叫须眉矮三分！”接着又说：“本人姓毛名润之 湖南湘潭人氏。”说罢再次与何宝珍握手 他风趣地说：“不用问 我知道你是谁了 何宝珍 没错吧，一个辣妹子，一个好厉害的辣妹呦……你的同学没有少夸你呢！”

何宝珍一笑：“是吗？”

何宝珍的语气和神情，把大家都逗笑了。

何宝珍陪在毛润之身边，朝校园走去，走了几步后，何

宝珍边走边说：“其实，我去年就听过先生的演讲，先生的文章我就更熟悉了。”

毛润之呵呵笑道：“是吗？这么说我们可是老朋友了，下次可不敢再忘了你了！”

张秋人挨过来，打趣道：“何宝珍，我要不要自报家门呀？”

何宝珍一笑，说：“你报不报家门我都知道，你叫张秋人，今年 24 岁，男，三师的外语教师，浙江诸暨人，表面上看来你文质彬彬，实际你心里一团火，是个刚直的男子汉！”

张秋人眼镜片后的眼睛闪了闪，没说什么。毛润之却接茬说：“哎，得到何小姐的夸奖实在是不容易啊！”

毛润之的话引起一片笑声。

张秋人问毛润之：“润之先生，你看我们是在学校歇歇脚，还是直接去三师？”

毛润之风趣地抬起腿拍了拍，说：“这两只脚才走几步路，就歇什么，还是直接去女三师吧，免得同学们等得不耐烦。”

张秋人不再说什么，一行人直接朝女三师走去。

女三师校园内，春风和煦，到处一片翠绿，环境显得格外清爽。

在女三师的风雨操场上，临时搭就了一个讲台，讲台上放有一块黑板，讲台的前额上拉着一一条横幅，上书“欢迎毛润之先生”一行字。女三师、男三师、三甲工、三中等学校的学生齐聚在讲台前，有的翘首望着讲台，有的在悄悄地议论着什么。

不知谁说了句：“来了。”队列中马上爆发出掌声来。

何宝珍和吴诗羽赶忙站在女三师的队列前面，蒋光云、

黄静源则站在男三师的队列中。

毛润之在教务主任刘贯之和张秋人的陪同下，踏着掌声登上讲台。

刘贯之主任道开场白，他说：“毛润之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青年政治家，去年十月，润之先生曾受我校及衡阳学子的热情邀请，由夏明翰君陪同，就在这风雨场，为大家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这篇精彩的讲演。今天，我们再次有幸请到毛润之先生，应该说这是衡阳的缘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润之先生讲演。”

刘贯之主任讲罢，带头鼓掌，随即台下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毛润之在众人的掌声中微笑着走向前台，向大家抱拳致礼。

台下又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毛润之打手势掌声停下，毛润之说罢，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龙飞凤舞的四个大字：社会主义。

台下吴诗羽悄悄地问何宝珍：“什么是社会主义？”

何宝珍回答说：“大概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制度吧！毛先生不正在讲吗，注意听！”

吴诗羽不再说什么了，站在队列中认真听演讲。

时间在安静与骚动中消逝，天上云卷云舒。毛润之的讲演，是那樣的传神，是那樣的精确，是那樣的富有吸引力和穿透力，3个小时过去了，演讲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只有黑板留下了“空想社会主义”、“欧文”、“黑格尔”、“马克思”等字。

送走毛润之，何宝珍回到宿舍，她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耳朵老是响起毛润之那铿锵有力的话语，眼前也老是出现毛润之那富有诱惑力的手势。然而，她想得最多的，还是马

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平等、自由、幸福，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卷，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理想啊！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哪怕抛头颅、洒热血，献出生命也值得！

在另一处，有一个人的心情也极不平静，她就是女三师的校长欧阳俊。

欧阳俊早年留学美国，自以为读了几天洋书就了不得了，回国后，利用和湖南省主席的关系登上了女三师校长的宝座。一当上校长后，她就乱施淫威，克扣学生伙食费与服装费，以供她挥霍、腐化。学生们对她恨之入骨，教师们对她也是敢怒不敢言。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它像春雷 像闪电 冲击着神州大地，很快波及到衡阳，女三师对这一运动却视为洪水猛兽，挂牌告示：“严禁学生出入”，并将大门锁了起来。开始，因为消息不通，学校静得像一潭死水，后来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罢课宣言从学校围墙外抛进来，恰巧让何宝珍看到了，她立即将宣言中的要点与段落摘抄下来，贴在墙上，何宝珍是这样摘录的：

……外交失败 内政分歧 国家将亡 急宜挽救 京师学界倡议于先，津沪群众声援在后，内之振我民气，外之挫彼敌锋，共矢贞忠，以示天下。乃者我政府于外交既无补救之良方，于内政复无坚决之表示，因循姑息，甘陷沦亡。夫学生之求学 以卫国也 国之不存 学于何用？我湖南之学生于民心之感发，鉴于时事之要求 决议自 6月3日起 全体罢课 力求救国之职责 誓为外交之后盾 耿耿此心 神人共鉴。

宣言摘录贴出去后 同学们看罢义愤填膺 何宝珍又组织一部分进步学生开展讨论，加以鼓动，校园内从此沸腾起来，大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梳成短发，每人又自制一面三角小旗，上书“反对二十一条”“打倒列强”等口号，准备开会游行之用。开会那天，校门紧锁，同学们将几张凳子叠在围墙边，一个接一个地越墙而出，从几个渡口渡江，按时赶到雁峰寺会场。

这次女三师的学潮，欧阳俊把责任全记在何宝珍身上，从此她将何宝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还有一件事让欧阳俊更加恼怒，一天 正当欧阳俊坐着那顶特制的花轿在学校落地后，欧阳俊还没有走出轿门，就听见一个女声高喊：“大家快看呀，快来看洋媳妇呀！”同学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放声大笑，欧阳俊哪受过这种讥讽，她走出轿子，高跟鞋猛跺地面，她断定始作俑者肯定是何宝珍，她恨恨地瞪了何宝珍几眼，扬长而去，她的身后，传来了“打倒欧阳俊”“赶走假洋婆子”的口号。

这次 何宝珍又将毛润之拉来在女三师公开演讲，叫欧阳俊怎能不生气，此刻，她正召集老师开会，大发其火，将所有的火气，所有的愤怒都扣在教师头上。

“这件事是经过谁批准的，谁同意学生们去听演讲，这件事为什么不事先向我报告，还嫌女三师乱得不够吗？这是你们的失职，我扣除你们的薪水！”

静场，难堪的静场。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有墙上的自鸣钟在很有节奏地响着，响的是那样的令人生烦。这架钟是欧阳俊上任时赵恒锡省长派人送来的，欧阳俊一直以此为荣。也是证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证物。

一位教师终于打破了这种难堪的寂静，他说：“校长，这件事你错怪大家了，这件事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的，根据我

们了解，这次邀请毛润之演讲的事，是学生自发参加的，是何宝珍和吴诗羽组织的，学生是受了她们的鼓动才去的。尤其是何宝珍，她早几天就在策划这件事了！”

欧阳俊咬牙切齿地说：“我知道是何宝珍发起组织的，除了她这个害群之马，谁还会干这种事呢？这个何宝珍也够可以的了，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和污蔑不说，还带着学生到市上去焚烧日货，把衡阳城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又搞驱张运动，领头去铁路卧轨拦车，等到张敬尧走了，又公开毁谤吴佩孚和赵恒锡将军，如不严加整治，女三师不是闹翻天了吗？”

由于说得太急，欧阳俊气接不上来被呛得大声咳嗽起来，待咳嗽平静下来，她又说：“省主席把女三师交给我，我能让她给闹下去吗？美国的民主，也没闹到这个程度，简直是胡闹，瞎闹！”

欧阳俊喝了一口水，接着说：“三甲工的夏明翰，男三师的张秋人、黄静源、蒋光云和何宝珍都是一丘之貉，不是 CP 就是 CY，别校的人我不管，何宝珍我是管定了，坚决开除！”

刘贯之主任说话了：“这……这恐怕不行吧，这个何宝珍不仅回回考试名列前茅，而且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啊！”

欧阳俊打断教务主任的话：“你拿这话来吓唬谁？我可什么都知道，这个何宝珍串通了一些人正在整我的材料，说我一贯压制学生，生活腐化。我腐化吗？为了学生，为了教育事业，立志终身不嫁，可她们毁坏我的名声企图逼我辞职，我就是要开除她们！”

刘贯之主任：“校长，这样会弄得两败俱伤，处于无可挽回的局面，我劝您还是慎重行事。”

欧阳俊恼怒道：“不要再说了，我就不信，一条泥鳅能翻起三尺浪来；我就不信，一个何宝珍我会对付不了，通知

伙房，不准开饭，我要亲自讲话，训完话再吃！”

不少教师以手加额，这会总算散了，他们担心的是，这个老刁婆子又会使出什么花样来，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

学生们被停止开饭，何宝珍、吴诗羽、朱舜华等十几个学生被叫到校政厅内，正在接受欧阳俊的训话，刘贯之主任也在场。

欧阳俊：“何宝珍 这次演讲是你发起组织的吗？”

何宝珍揶揄地一笑，没有说话。

欧阳俊：“还有你 吴诗羽、朱舜华……”欧阳俊逐个点名，“你们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那些鬼名堂我一清二楚，今天你们要不老实地承认错误，就不要吃饭了，我也不吃！现在，就等着你们把保证书写出来。”

朱舜华：“校长 你让我们写什么保证书？”

欧阳俊：“我要你们保证以后不违反校规。”

朱舜华：“听毛先生演讲也是违反校规吗？不少教师也去听了呀！”

欧阳俊一时语塞。

正在这时 吴诗羽开腔了：“校长 不让吃饭 那么上厕所总允许吧！”

吴诗羽的话把在场的学生全逗笑了。

欧阳俊气得脸发白 厉声喝道：“无耻 谁不让上厕所了，你这是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啊！简直是一群混蛋！”

教务主任对欧阳俊泼妇骂街式的训话感到难堪，提醒道：“校长 您注意点口吻和方式……”

欧阳俊一拍桌子 站起来 怒道：“跟她们我还讲什么方式，我恨不得拿鞭子抽她们！”

何宝珍接话了，何宝珍口气虽柔和，但话意却像一把利刃直刺欧阳俊的胸膛 何宝珍说：“校长 你平时总是称赞美

利坚的文明，难道你所推崇的文明就是拿鞭子抽学生吗？”

欧阳俊苍白的脸开始转青，她阴冷地笑道：“告诉你何宝珍，今天你不仅仅是个认错问题，你不是串通一帮人准备告我的状吗，我听说欧鸣皋还挺欣赏你这个闹事大王的，你告吧，你告到哪里我都不怕，你若能告倒我，我就辞职！”欧阳俊话锋一转，“可是我现在还是校长，你何宝珍弄不好今天就得滚蛋，想要留可以，你必须在全校大会上检讨，在全体学生面前向我赔礼道歉！”

何宝珍仍是平静地：“女三师是省立学校，又不是你欧阳俊校长一个人的学校，你不能随便开除学生。”

吴诗羽说：“校长，准备去告状的，不止是何宝珍一个人，女三师几百名学生都有这个打算，你能把大家都开除吗？这样倒不如把学校解散算了！”

欧阳俊恨得咬牙切齿，说：“好好好，吴诗羽，你同何宝珍的问题也差不多，我们走着瞧，女三师有我欧阳俊，就没有你们！”说罢，怒气冲冲地转身，走出门去。

朱舜华喊道：“校长，不和我们一起饿肚子了？”朱舜华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刘贯之主任说：“你们快去吃饭，别惹她了，她已经疯了。”

学生们议论着，成群结队地走出门去。

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女三师校园内又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这天下午，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女三师的篮球场上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女子篮球比赛，何宝珍和朱舜华都上了场，吴诗羽当裁判。

张秋人手里提着一包资料走来，他是受毛润之先生之托，前来给何宝珍送资料的，看到何宝珍在打篮球，他只好

静静地站在女学生后面，成了看球的一名观众。

何宝珍凭着她的身材和拼命的精神，成了球场上的主力。她时而运球过人，时而投篮，看着她矫健的身影，同学们给了她热烈的掌声。

一女学生带球过人，跳起投篮，何宝珍高高跳起“盖帽”，将上篮的女学生扣倒在地。接着不等对方爬起来，何宝珍已抢球在手，迅速地将球运到自方篮下，闪过一名企图拦阻的对方队员，跳起投篮，球进了，众人齐声喝彩。

这掌声和喝彩声似乎是给何宝珍一个人的，连做裁判的吴诗羽都生几分嫉妒。

张秋人直到何宝珍打完球，才把资料交给她，看到这些资料，何宝珍兴奋不已，一连声地说着：“谢谢！”于是邀张秋人到宿舍去。

张秋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这次送资料，又给何宝珍添了麻烦。

麻烦出在欧阳俊的一个暗探韩玉环身上。此刻，这个韩玉环正在给欧阳俊汇报情况，这韩玉环是警察局长的小姐，家里很有钱，欧阳俊就是利用这个小姐想出国的心理，找她监视何宝珍的。

韩玉环：“刚才我看见男三师的外语老师张秋人找何宝珍，手里还提着一包东西，可以肯定是找何宝珍、吴诗羽、朱舜华这些人，她们都是 CY，是男三师张秋人秘密发展的，何宝珍还可能是 CY 女三师的头头呢！”

欧阳俊：“她们有什么活动？下一步打算干什么？”

韩玉环：“具体我不太清楚，反正是闹事呗！这些人就是喜欢出风头，尤其是吴诗羽，其实有什么呀，还不就是仗着脸蛋漂亮吗？我要是打扮起来，不比她差！瞧她那副样子，一见到年轻的男生就卖弄风骚……”

欧阳俊有点不耐烦了 打断道：“行了行了 还是说说何宝珍吧！”

韩玉环：“您想知道何宝珍什么？”

欧阳俊：“你不是说她是 CY 的头头吗？你掌握了她什么情况？”

韩玉环摇着头说：“就是整您的材料！”

欧阳俊：“这个我知道了 关键是掌握她的新情况 发现她的新动向 懂吗？”

“懂了 校长 不过 这个何宝珍呀 最防我了 在女三师 我就怕她一个人！”一脸的无奈 用手扯起一个衣服角 咬着 显得很委屈的样子。

她的这种表情并没有唤起欧阳俊的同情，欧阳俊顺着她的思路讲下去：“你怕她干什么？你父亲不是警察局长吗？”

韩玉环更感到委屈了 喃喃道：“我父亲是湘潭的警察局长 又不是衡阳的警察局长 鞭长莫及呀！”

欧阳俊：“不管怎么说 女三师就是你最听话 毕业后，我一定送你去美国深造，我说话算数。”

韩玉环受宠若惊 鞠了一个躬 然后说：“那就谢谢校长了。”欧阳俊却在心里骂道：像条哈巴狗，一条会舔屁股眼的哈巴狗！

在何宝珍宿舍，兴奋中的何宝珍与吴诗羽两人洗了澡出来 更是容光焕发 美丽可人了。她两人一面用毛巾擦头发，一边走到张秋人身边，少女特有的清香和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张秋人赶紧把毛润之写给何宝珍的信掏出来，递给何宝珍。

何宝珍接住 灿烂一笑 拆开 习惯性地背过身去阅看，只见信上写着：

宝珍兄 仲春一别 转眼数月 遵嘱再次收集了你们需要的资料，托夏明翰同志带到衡阳，不知能否满意。你们支部的情况 秋人兄已有来信详尽告之 你们下一步的工作 秋人与静源、光云诸君已有汇报 湘区党委完全赞同。欣闻兄于日前的游泳比赛中，勇夺横渡湘江之冠 可谓击水中流，直令男儿刮目 另 我的夫人杨开慧与兄可谓心交已久，极愿相聚于清水塘倾心交谈 望能便时能来长沙一晤 如能成行 亦正可了解自修大学的基本课程，顺致夏安。

毛泽东

何宝珍看罢信，问张秋人：“怎么，润之先生改名字了？”

张秋人笑道：“对，他现在叫毛泽东。”

何宝珍：“这个名字改得好，润泽东方，有气魄，有抱负！”

张秋人：“是不错。”

一向心存嫉妒的吴诗羽将手伸过来：“写的什么，给我看看！”

何宝珍将手一收，故意装出一点神秘，道：“这是写给我个人的，你不能看！”

何宝珍开始收拾资料，把信一块也收好了。

张秋人道：“这信还是烧掉的好，以免后患！”他望了吴诗羽一眼，何宝珍已明白他的意思，说：“好，呆会我会烧掉的。”突然，何宝珍又想起了什么，问道：“夏明翰同志还在衡阳吗？”

张秋人：“他是大忙人，交了资料后，当天就到长沙去

了。”

这时 朱舜华洗完澡过来 张秋人悄悄地说：“正好 你们支部的几个支委都在这，把你们支部的下一步工作商量商量，根据何宝珍同志的汇报，女三师的局面，还是应该突破一下。”

何宝珍打算说什么 朱舜华抢先说了 她说：“我们支部的工作，目前主要是在学生中开展宣传，组织马克思主义研讨小组，同学们的热情很高，但校方也压制得很厉害！”

吴诗羽：“这都是欧阳俊搞的鬼，她最近发布了一道命令，晚饭后学生们都必须呆在自己的宿舍里，不许互相来往，否则就要严加处置！这样一来，整得大家跟囚犯一样。以前 我们还组织点演出 宝珍还演过《哀台湾》 影响蛮大的，可是现在，别说演文明戏了，连唱歌都大逆不道！不把这妖婆子赶走，女三师非被她搞成修道院不可！”

女生宿舍有个特点，只要男生进来了，其他女孩子都避开了，自动让出空间。这样一来，倒让张秋人有机会与下属研究讨论工作。

朱舜华愤愤道：“还有更可恨的呢，她最近还拉学生加入基督教，还极力宣扬什么独身主义，强迫大家背诵《圣经》 背不下来的将来别想拿文凭 这一招够狠的 许多学生都怕她了。”

吴诗羽接上话茬：“最可恨的是她强迫我们集体吃素，学生伙房三个月见不到肉了，按照她的逻辑，恨不得我们大家整天喝西北风才好呢！”吴诗羽模仿欧阳俊腔调说，“万能的主啊！救救您的孩子吧！她们的灵魂正在黑暗中呻吟

*****”

吴诗羽的表情把大家都逗笑了。

何宝珍：“欧阳俊这么干 不见得她真的就信奉上帝 她

骂大街的时候，上帝都得捂着耳朵，她真正的用意是克扣学生的伙食费，中饱私囊！”

张秋人：“你们说她克扣学生的伙食费，有什么证据吗？”

何宝珍：“有！前几天她与总务处的几个因为分赃不均，打得昏天黑地，总务主任也被她撤职了，这件事我们调查过！”

张秋人想了想说：“对欧阳俊这种人，我们就要坚决和她斗，不然，女三师的局面就无法打开！”

朱舜华：“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好像我们的一举一动，她都知道。就说前不久，我们打算告状告到教育厅，可是不等我们告状，教育厅就派了一个巡视员下来，把我们几个叫到校政厅训了一顿，还说教育厅奉了上面的命令，坚决支持欧阳俊！这么一来，吓得好多学生都不敢在告状信上签名了。”

“一定有奸细！”张秋人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

“对！我们也有这种分析，可一时又找不出是谁？”

吴诗羽：“我看肯定是‘来遮面’。”

张秋人：“‘来遮面’是谁？”

朱舜华：“是一个同学，叫韩玉环，是一个警察局长的小姐，因为平时鬼头鬼脑，大家给她起了这么个绰号。”

张秋人：“对这个人是要小心提防！别让她坏了我们的大事！”过了一会儿又说：“和欧阳俊这种人斗，指望官方的态度是不行的，还是要发动学生，把她的行为公布出来，这样她就被动了。”

何宝珍：“你说的对，往后我们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还要改变斗争方法，坚定斗争信心，不取得胜利，决不罢休！”

送走了张秋人，何宝珍心里很不平静，晚上，一个人独

自在外边散步，宿舍里又拉开了一个战场。朱舜华正在写日记，吴诗羽正在洗脚，已钻进被窝的韩玉环正在吃饼干。

韩玉环：“舜华，下午男三师的张先生来过吧？”

朱舜华：“是来过了，送资料来了！”

韩玉环：“什么资料？”

朱舜华：“英文资料！”

韩玉环：“是吗，我看到好大的一包啊！”

吴诗羽没好气地说：“这事与你有关系吗？你问这个干嘛？”

韩玉环停止吃饼干，已溜下床来，她也来了几分火气：“我又没问你，你插什么嘴！”

吴诗羽冷笑道：“我插嘴就不对劲了，有人当奸细又怎么说呢？”

吴诗羽与韩玉环平时就闹得很僵，眼下这火就像点着了。韩玉环走过来，质问道：“你指的奸细是谁？”

吴诗羽已擦干了脚，套着鞋子站起来，头发一扬说：“是谁谁自己清楚。”

韩玉环：“这么说你们下午在密谋了！”

吴诗羽：“是呀，是在密谋怎么给点颜色给你瞧瞧！”说罢，吴诗羽端起那盆洗脚水猛地朝韩玉环泼过来，将韩玉环泼成了个落汤鸡。

这下事情闹大了，韩玉环又哭又叫扑过来，揪住吴诗羽就打。

听到吵闹声何宝珍才赶回宿舍，可事情已经发生了。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韩玉环拉开，韩玉环却像一只红了眼的公鸡，气得浑身颤抖。

当晚，吴诗羽挨了何宝珍的批评，何宝珍把吴诗羽拉到室外，很善意地批评了她，韩玉环则用被子蒙着头，哭了大